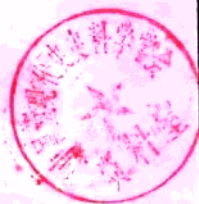


巍山文史資料

第三輯



89

23.14
政协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组编辑出版

政协巍山文史组

组 长: 薛 琳

副组长: 谢 才 张文献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星海 朱泗雷 张文献

赵堪同 谢 才 薛 琳

主 编: 薛 琳

副主编: 叶星海

目 录

· 人 物 ·

记女共产党员徐克峻	(1)
奉直大夫方茅朱公墓志铭	(明)李元阳(5)
崔文藻君革命纪实	(民国)魏尧(7)
杜涟传	高子宣(23)
亡父传略	马云以 马云良(29)
忆先父肇岐公二三事	王祖慰(34)
回忆廉介奉公的谢秀三老师	叶树槐(39)
不可多活一时的何有才	马育文(41)

· 文化 教育 ·

王开周与蒙化民教馆	赵堪同(44)
饶着楹联拾遗	张文献(49)
陈荣昌先生的一首诗	赵堪同(52)
简介姚继仁先生的亲笔墨迹	树挺生(54)
巍山滇剧简况	魏树生 王 典(56)
巍山彝剧简况	王 典(65)
回忆蒙化县立高级小学	侯济美(72)

· 民族宗教 党派结社 ·

左土官经营蒙化五百年	薛 琳(74)
巍山回族传统节日今昔	马少川(89)

巍山宗教历史概况	薛琳(99)
小围埂村被清政府没收的产业处理经过	马育文(121)
我对国民党蒙化县党部组建情况的回忆	左富先(125)
巍山一贯道概况	毕加兴(129)
大仓哥老会始末	高子宣(132)

· 文物 商业 特产 ·

欧阳修为巍山姚氏族谱写序	县志办(134)
我对巍山解放前工商业情况的回忆	刘昆年(137)
集市贸易	李鸿(150)
巍山炆肉饵丝简介	张文献(155)

· 革 命 回 忆 ·

延安革命生活片断	左启先(159)
怀念亲人思往事 激励儿孙承前志	艾民(162)
陈铭远等同志在蒙化中学的革命活动	熊国祥(166)
抗战末期的蒙化中学读书会	那泽远执笔(168)

· 其 他 ·

抗战时期五印乡长杨勋事件真相	刘伯宽(177)
国民党的“征兵”委员	张绍良(181)
难忘的一次抗日大游行	刘钊(184)
宋县长察灾的回忆	张晓坪(187)

记女共产党员徐克峻

在满洲省委期间的战斗生活

徐克峻同志，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云南省蒙化县（现改称巍山县）一个书香门第家中。父亲是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一九二一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徐克峻，带领妹妹徐克嫫，毅然离开了家，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进校后，她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校里各种进步书刊很多，同学中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很高。她特别喜欢读易卜生的《娜拉》，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书。她积极参加组织爱读新书报的同学成立《读书会》，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大徐”。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了，徐克峻积极参加云南省昆明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她当时是女中学生学生会主席，她组织全校学生，到街上游行示威，并带领同学们到金碧路，砸了昆明日本洋行。还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妇女解放的节目。并将女中学生游艺会所募集款项三千多元，汇寄上海支援“五卅”惨案的受害同胞，还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一九二六年夏天，徐克峻离开了云南，到广州参加革命。她进了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所长是何香凝，教育主任是蔡畅同志，教员中有邓颖超等同志。她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她曾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党中央派她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她从

上海来沈阳后，被分配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兼会计。她和省委内部交通张光前（朝鲜族）以叔嫂相称住秘书处。这个地点很机密，只有省委书记刘少奇和秘书长刘明俨知道，省委书记每周要来这里三、四次，秘书长是常住的。他们来看文件，有时写材料，再由徐克峻密写后报中央。中央及哈尔滨来的文件都经她抄出交书记和秘书长审阅批示。她还按照省委书记和秘书长的指示回答问题。此外，她还负责分发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一九三〇年初，刘少奇同志调任北方巡视员后，中央派李子芬来接任他的工作。一九三〇年四月，一天，省委李书记负责召集会议，秘书长刘明俨和团省委书记饶漱石都参加了。当晚刘明俨同志未回来，过了几天也未见他俩来秘书处，她和张光前估计可能出事了。他们想万一他俩被捕，秘书处这个地点被敌人知道怎么办，但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前，也不能随便搬迁。这种情况当时在敌人心脏里活动的地下工作者，随时都可能遇到的。这时她非常沉着冷静，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她想一定要设法迷惑敌人，不能让敌人知道被捕的是省委负责同志。她照常执行秘书处的任务，像往常一样与各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中央及外地的来信尽可能及时处理回答，活动经费除照旧分配外，一概妥善保管。并将省委遭破坏的情况及她对工作的处理意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请示迅速解决。不久，接到中央回信是：“克峻同志，中央很满意你的工作，中央现暂无人来，你可通知哈尔滨市委，中央决定调做工会工作的张浩（林仲丹）来奉（沈阳）代理省委书记，中央继可能派人前来，希望你尽可能地努力帮助他，做到能完成任务”。她按这一指示，通过哈尔滨及省委的交通，通知哈尔滨市委将张浩调来。不久，中央又派来姓陈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张浩负责

工会工作。为掩护工作，徐克峻和张浩扮假夫妻，搬出了秘书处。后来他俩正式结为夫妇。

一次，张浩同志到抚顺煤矿参加工人召集的秘密会议，约好三天后回来，逾期未归。省委秘书长得知这一情况，估计可能是被捕了，让徐克峻装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准备好口供，对付敌人。并告诉徐克峻，这期间同志们不能来找她。省委也给了她一点钱，作生活费。月余后，报纸上登出在抚顺被捕共产党员张春山（张浩化名）受尽酷刑，都不招认，以煽动工潮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消息。这期间张浩同志所知道的地方，都没有遭到破坏，知道他在狱中是坚贞不屈的。这时徐克峻已有了身孕，一九三一年二月，她生了女儿，取名“莉莉”，现名“林莉”。她一面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一面继续为党工作。她从来没有让孩子羁绊自己的手脚，她认为有了孩子，便于掩护，更有利工作，她常常抱着孩子出去执行任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营救中央互济总会派来奉天的巡视员黄静汶同志，需要一位南方女同志出面营救，组织便派徐克峻假扮她的嫂子去营救她。那天徐克峻抱着女儿“莉莉”到奉天济良所把黄静汶接了出来。

由于徐克峻同志工作积极热情，政治活动能力很强，又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所以省委一些对外联系接头工作，收取、传递党的文件、信件、刊物等，经常派她去完成。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狂，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一九三〇年初刘少奇同志的爱人何宝珍同志，由哈尔滨途经沈阳去上海，组织就是派徐克峻同志到旅馆与她接头，交给她路费和关系的。省委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曾利用一些有公开社会职业同志的住址，作为与中央和外地的通信处。曾派徐克峻和郭尊三（银行工作）、宋小波

(开药铺)，张光奇（小学教员、满洲省委秘密交通员），接头取回省委信件。在这些工作中，她严守党的机密，勇敢镇定，机警灵活地完成任务。如张光奇的家是省委交通站，由徐克峻单线与她联系。每周去一、二次取信件。当时有的交通站都遭到破坏，但这个交通站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因张浩同志被捕后，无证据又无口供，省委接到中央通知，要徐克峻做互济会工作，公开出面营救张浩出狱。按照党的指示，她积极设法营救狱中的亲人。正在营救过程中，伪满宣统皇帝登基，报上登出大赦令，已判决的，按一年交一百元钱才能取保释放，徐克峻找到郭尊三和守小波，得到他俩的帮助，借了一笔钱，将张浩营救出狱。因当时释放还附带条件，凡政治犯出狱必须离开东北。一九三二年二月徐克峻和张浩由省委介绍回上海工作。以后她又去苏联学习，一九五一年回国。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迫害徐克峻同志离开了人间。

徐克峻同志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从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和安危。她为革命献出一切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根据徐克峻生前回忆材料由谢德昌、赫凤先整理）

编者按：此文由徐克峻的侄姑娘徐晓华同志收藏供稿，在此一并致谢！

奉直大夫方茅朱公墓志铭①

(明)李元阳

公讳光霁，字克明，号方茅，先世滦人，初戍籍应天，既而移戍蒙化，遂家焉。父恒斋，中成化丁未榜进士，筮仕留部廷评，娶宴氏生公。公幼颖敏，不与群儿戏，父母异之。及恒斋历官为贵州宪长，适阳明王先生谪居龙场，命公与二兄投学，得闻良知之说。自是知俗学可厌，冷然有薄富贵轻势利之想，父命毋废举子业。癸酉，领云贵乡荐，上南宫弗利。嘉靖壬辰，授重庆府通判。自奉清约，催科抚字，犁然当于人心，谣诵重道，声望大启。有金事发银买簪，时公视府篆，遂持银入白曰：“通判自知读书，未知买造簪也。”金事且怒且惭而寝。抚台善骂人，府佐以下，皆属鞭笞。独公遇以礼，退谓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会有狱变，人危之。公捕获无遗，上官相顾称其能。凡蜀事有齟齬，积岁莫决者，皆檄公使治，公片言而决，以是难狱素讼皆之重庆矣。丙申，迁知绵州，州多世家，私役州人，乃其常例。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称尚书府家人，征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虽私田，旧规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开狱中罪囚，使领曰：“此数百，皆可为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为不可。”闻者哄然。其玩势往往如此。及其为政，直遂不阿，屡为台臣所嘉。三年，迁西安府同知，时有修复河套之役，百务填委，公酬应各有攸当，益为监司所喜。因使公在边。七年之内，七度防汛，曾无失事。织造貂珙，擅作威福，吏大小望顾跪拜，公独不为屈膝。貂珙衔之，侦伺其所为，无隙可中，乃已。其治狱明允，多所平反，长安人拟之

为包孝肃，委署华州、朝邑、蒲城诸邑，所至有惠政。关中御史杨公爵，不轻许可，独致书谢公。有益民生，勤劳既倦，屡气致仕，抚按诸司，惜其年劳，再三勉留，公不告而去，飘然长往，竟归白下，旋复还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官，遣吏遥送给由文凭。公曰：“岂有既吐而复啖之。”时邸报以陪点金宪。公曰：“即为金宪，味止如此。”竟不赴。时论高之，公为人慷慨有大节，寡交游。惟同郡雷御史觉轩、永昌张禹山含、成都杨修撰升庵、大理赵中丞雪屏，及余数人，乃其所厚善也。里居岁久，渝绵人如任冶山少参、孙丰泉太守，皆致礼造庐，慕其旧德。巡抚刘公扁其门曰“耆英”。历官十余年，归橐萧然，家徒壁立，予分田数十亩，始能卒岁。然日诵陶诗以自娱乐，不知贫之切骨，老之将至也。庚午十月朔日，谓诸子曰：“余了上天玄机，回造化真意，汝辈际此文明盛世，勉修忠孝大业，吾无憾矣。”语讫而逝。公生于弘治壬子十二月十三日丑时，卒于隆庆庚午十月五日子时，葬以隆庆壬申正月壬午。配以李氏，荆南李龙州御史女也。大著内德，先逝，语具公所为墓志。今与公合葬云。先配某氏。生子五人，道、衡、阶、术、衍，皆补庠廪生。女几人，婿某某。铭曰：青萍不入内府而利已断坚，骐驎不入天厩而力已致远。呜呼朱公！爵虽不至通显，而更历郡县，其道已行，卒能脱屣富贵，甘贫以终，此岂浅丈夫所能窥哉。

注①：

此墓志铭原收录在《李中溪全集》中，后被收进《滇南碑传集·明守令》一书中。现由薛琳从《滇南碑传集》中辑出，并对照《李中溪全集》作了校勘标点，以飨读者。

崔文藻君革命纪实

孙炳文鉴定 魏尧编辑

编者按：《崔文藻君革命纪实》一书成稿于民国元年十月，由京师（今北京）京华印书局石印出版发行。本书记载了崔文藻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在蒙化（今巍山）、昆明、天津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事迹。其中又重点记述了崔文藻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天津军医学堂求学期间，和反清革命人士汪精卫、李时珍、黄以镛、易昌戢、孙炳文、魏尧、赵铁桥、甄元熙、罗树勋、陈先门等，积极组织领导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地区革命人民和军队进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在天津被擒入狱，受尽严刑凌辱，坚贞不屈的革命事迹。京津保的反清革命运动，崔文藻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才能和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受到了当时革命人士的尊敬和爱戴。《崔文藻君革命纪实》一书，就是“京津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为追述和表彰崔文藻领导和组织京津保地区响应孙中山、黎元洪倡议武昌起义积极反清的革命事迹而写的。此书对后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为保存史料，全文照登。在刊用时，我们进行了标点、分段，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原书为直排本，刊用时改为横排本。此书由崔文藻的后裔崔世光同志提供，在出书时，致以感谢。

崔文藻是蒙化县（今巍山、南涧两县）在民国早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卓远才能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从辛亥革命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孙中山先生一边，支持孙中山先

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先生委以陆军部次长，少将秘书和总务厅长，同时兼交通部次长，军政府《珠江日报》主编等要职。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值社会动乱、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时期，崔文藻卓远的才能，受到云南军阀唐继尧、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嫉妒，他们互相勾结，于1918年2月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人士下了毒手。崔文藻是他们谋权夺利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谋杀的主要对象。他们于5月12日在广州囚禁了支持孙中山的滇军将领陆军部总长张开儒，枪决了崔文藻。崔文藻被害时，年仅37岁。崔文藻临死时，坚贞不屈，痛骂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手段卑鄙，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牺牲后，由同乡罗星垣向财政部长廖仲恺支银收尸安埋在广州。

目 录 魏 尧编辑

崔君革命前纪略	(9)
崔君运动北方各界起义纪略	(12)
崔君在北洋巡警总局被审供词	(14)
崔君在北洋行营营务处被审供词	(15)
崔君在狱中与同志书	(18)
附血痕草(崔君自著，此稿得自北洋行营营务处).....	(19)

序

纪元前二月，予既与亮甫，竞生约留北方探虎穴，嗣精卫，复生，纬章出狱，石曾、亮畴至自法，蒂煌至自日，倩愚营兹事，滞燕尘数稔也。铁桥救杨黄不得，当窘燕市一年也。更与斗寅、羨门、俞人季友矢竭厥，必赴际兹会，乃合北省同

志分轍將事，事日就理，藉吳將軍不被刺前，暴亂炸截乎斬矣。在京余與亮甫、竟生、志烜、煥南寓前孫公園廣州七邑館，偵者日伺于側，余輩不之瞬。一夕大風雪聞叩門聲甚急，竟生振襟危坐，余偕亮甫出視，启鍵乃戟勛也。蓋嘗與亮甫晤言津門，而聲應來也。快甚。攬入倚爐，話南北形勢。戟勛述昨說吳將軍三策，余惜而健之。明日風雪益厉，交以津事須急圖。逐挾纊并發火車，因雪壓風緊，迟晷惟倍不得達，道周有凍僵者。而顧視戟勛，肅穆如恒。嗟夫！是可以覩所養矣。

紀元前一月，分會机关成立，南北总枢以奠，众知戟勛善歧黃術，共推長軍医科，惟勤惟謹。民國元年二月，余與亮甫以運炸力彈赴沪，即由分會特派送名册于中央政府。赴宁事竣，折至沪，得電席儒炸良弼先殞，大痛。又得電諸同志起义天津，以兵力薄弱敗績，多被逮。有戟勛，名胥，疑戟勛死矣。审彼刚果之气，不为前暴之贪残屈矣。急商精卫，转语少川，立电项城救护，继被逮者率如之，共和告成。戟勛乃亦以重创余生出狱，噫夫！救仁得仁，吾稔戟勛之动于中者泰如也。然使其在狱，不罹废疾，值兹俄库私约，俶扰我民国，吾必其作同仇之气，发扬正声不自今日也。呜呼！造物特靳其功欤。民國元年十二月，南溪孙炳文。

崔文藻君革命纪实

孙炳文鉴定 魏尧编辑

崔君革命前纪略

崔君文藻，字戟勛，一字采芹，别号铁峰道人，云南蒙化

人，原籍南京，齐太公之后也。明太祖西征，其远祖之还，膺指挥官之职，抵滇克蒙，遂籍焉。崔君少有大志，倜傥不群，广交游，重然诺，居家孝友，戚里多敬爱之。尤富于革命思想，见义勇为，处已接物，忠厚可风。自幼受书于祖父瑜公，课诵渚家格言。其祖父尝教之曰：“人贵自立，切勿依赖人。”又曰：“满清吾族大仇也，汝长当报之，幸勿忘吾言。”观此则知崔君之革命，根于天性，教于家庭，非付和者流所可同日而语也。

年稍长，就家为塾，延师习礼，专修小学，并课四六经，修德读书，不事八股试帖。年十五，负笈巍州，受业于刘钜卿先生。先生教之曰：“立学贵先立品，士当以气节为先，幸勿负尔天赋。”崔君起而问曰：“天赋者何？”先生曰：“国民天职。”崔君唯唯而退。壬寅春，考入本邑中学校肄业，时有人将民报，服报，及一切禁书，由缅甸运入。崔君购读之，甘如饴。常将满清入关酷虐残暴情形，向同学演讲，秘密鼓吹，不遗余力，斯时滇省风气尚未大开，赞成者固不乏人，反对者实居多数，往往指为狂悖，崔君不与计也，反对愈烈，崔君之运动愈力。其坚韧不拔之志。洵可钦也。

甲辰冬，拨入师范简易科，乙巳冬以最优等毕业，即由蒙申送滇垣高等学校，肄业三载，亦以最优等毕业。时锡良督滇，省城革命风潮甚剧。锡良捉拿党人甚严。同志王丕和、苏绍汉、张寿山等，谋暗杀之。有巡警总稽查沈宗复者，假面革命，混入同党，侦知此事，遂密报锡督，诱擒王苏张三人。崔君以同志事泄，不得不暂避风潮，乃向校长叶翰章辞学，欲往他处运动，以图恢复。校长稟知提学使叶尔凯，叶疑崔君有异谋，遂将其两次毕业文凭扣留，并不准辞学。崔君郁郁，如有所失。时适革命领袖孙文派杨振鸿君到滇，组织秘密会于学院

坡。崔君遂签名入会，与外埠同志连为一气，益竭力运动革命事业。嗣后因云南七府矿产事，与法人交涉，当道暗懦，着着退让。崔君争之甚力，为当道所嫉，遂系崔君于狱，至交涉终止，乃得释出。

庚戌冬，陆军部调考军医学生，崔君与选，遂于是冬赴津。道经安南、香港、上海等处，考察各国对于中国情形，以及中国与外国在商务上，实业上竞争之比较，著有日记一本，皆伤心慨世之语，读之令人感激。崔君对同学曰：“吾国苟不从速革命，必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矣。于是崔君实行革命，改良政治之心益急。及到学堂后，每日除堂中功课外，即以运动革命为事，又尝购阅各种革命书籍，及东西各国英雄列传。凡关于运动革命，改良社会之学术，靡不悉心研求。又联络各处党人，结纳各省志士，苦心孤诣，奔走于燕赵间，不避嫌怨，不畏疆御，犯难冒险而不以为忧。栉风沐雨而不以为苦，如是者已数年于兹。崔君之意，盖以此身既为国民之先觉先知，必竭其心力以谋国家公共利益之事，而于自己之利害得失，所不计也。

辛亥秋，武昌革命军起，崔君在北方谋响应民军，被擒下狱。被野蛮兵警侮辱备至，身受酷刑，垂死者再。而崔君之志益坚，气益壮，丝毫不为横暴之官吏所屈。屡经审讯，其供词慷慨淋漓，读之令人流涕。至南北统一，共和告成，始出狱。其创伤甚重，至今未愈。而崔君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犹竞竞焉，勉力为之。每阅报章，载崔君之事略，或与二、三同志，谈及当时状况，未尝不叹其气之壮，而行之蹇也。然其事实行为，固足以感动社会，使顽廉懦立，又乌可以成败而论英雄哉。

崔君在北方运动各界响应民军纪略

满清入关二百余年，其虐政秽史，我国人士，类能道之。及其末季，骄奢淫逸，国势日衰，出其媚外之手段，不惜国家之土地、人民之膏血，分赠列强，以图其小朝廷旦夕之安乐。我国革命之心理，蓄之已数十年，矧崔君之革命，秉自天性，际此境遇，安有不奋勉前进者。天运辛亥仲秋甲子之日。黎元洪倡义于武昌，南方各省，多数响应。崔君乃慨然曰：“此吾同胞生死存亡之日，亦即志士仁人舍身救国之时。”遂由学堂辞出，集会演说，鼓吹各界，谋在北方响应民军。适汪精卫君出狱，偕李时珍君到津，与崔君联合，并与同志黄以镛、易昌敢、孙炳文、魏尧、赵铁桥、甄元熙、罗树勋、陈宪门等，组织京津同盟会。同时吕超君由沪陈其美君处持款来津联络，崔君乃邀刘正雅、杨发春、刘应福、邵崇荣等，与吕君组织军事部于法界贵和里，作调查北方军队之机关。南联吴禄贞君，请其出兵三股，一出石家庄，以遏升允之东下，一出黄河桥，以拒满清南下之兵，使其不得回顾燕京，一出丰台，以直捣北京，中联张绍曾君，请其出奇兵以殄灭张怀芝之巡防，据天津以断山东之援兵。并请分兵以据秦皇岛，俾我北伐军来便于登陆，东联蓝天蔚君，据守山海关，以截赵尔巽之进兵，并断清廷之后路。又请杨裕文、何福昌、杨必慎、朱育善等，往热河口外各要地，联络汉兵，以牵掣锡良（热河都统），使不得南下勤王。内联禁围军以作内应，又往沪运搬手枪炸弹及一切战斗器械，种种苦心经营，业已妥善，只待约期大举，燕京可唾手而得矣。詎意为汉奸泄漏机谋，清政府遂使人刺吴禄贞于石家庄，又解张绍曾之兵柄。蓝天蔚复因事去奉，前此之计划，

遂成泡影。崔君复与同志谋独立于滦州与清军血战，卒以众寡不敌而退。崔军复与同志至北京运动车夫放火，以图再举，车夫粗莽，机事不密，在东华门外失遗火具，遂为巡警侦知，四出搜罗，坑杀车夫数十。此后兵警防御愈严，北京方面，遂无下手机会。崔君又与同志分道往热河、保府、张家口等地，以药毒杀清军马队，以弱敌兵之势，策虽愚下，然亦足见当时经营惨淡之苦衷矣。孰意用心愈苦，而成功愈难。造物之薄待英雄，自古然也。

崔君于金戈铁马之际，冰天雪地之中，奔走运动历四月。其间出死入生，犯难冒险，虽屡经挫折，而其志未尝或移。至腊月十一日，二次议和不成，复与同志谭兆熊、刘应福等，谋独立于天津，以促清帝退位。带领手枪炸弹各队，往攻督署、巡警总署、天津镇署各要关。崔君至东马路，遂与敌交战，枪林弹雨，出险入危，卒以众寡不敌，为敌兵所败，被擒下狱。先由兵警缚送探访局，该局兵警，大肆淫威，为所欲为，将崔君全体衣服脱去，搞以脚镣，上以手肘，赤身置于冰地，足踢手打，无所不至。崔君曰：“士可杀，不可辱，杀则杀之，请勿辱我。”该兵警等大怒，刀砍枪击，血肉淋淋，濒死者再，旋又赤身送入巡警总局，沿途仍侮辱不休，且行且打，至总局，该局兵警（此中有同志）稍存恻隐，为崔君略备衣服，遂送至法堂审讯。崔君直言不讳，始终以革命自任，遂拘禁于巡警局。次日复送北洋行营营务处审讯，拘禁于狱中，直至共和宣布后，始出狱。崔君此次受伤甚重，遍体刀痕，至今痼疾犹存。读崔君当日供词，慷慨淋漓，志气坚定，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风。而观其痼疾累累，殊令人惻然，不能忘情于当日之境况，觉志士仁人之爱国，固有真心实意，贯注其间，非随声附和者流，所可同日而语也。兹将各报所载崔君供词，及崔君